

TPP 的前景展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七

主讲嘉宾：Jeff Schott 国际贸易政策和经济制裁领域资深专家，
美国政府贸易、环境和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间：2013年10月27日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号7层会议室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同志，尊敬的Jeff Schott先生，大家下午好！这期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的主题是探讨TPP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沙龙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沙龙活动的背景。2012年我们承续1984年莫干山会议，举办了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当届的会议主题是“创造公正、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1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智库，也有部分企业的代表。根据国合中心主任曹文炼的总结，第一届论坛主要达成五点共识：推车论、一条腿论、起点公平论、价税财利联动论、政改关键论。

2013年9月7日至9日，我们举行了2013年度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会议主题是“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这次比上年规模更大，正式参会代表有210人，其中院校代表58人，政府机构代表40人，智库、企业代表、其它代表共100多人。这次会议总结了七论：搭桥论、突破论、民生论、事权论、制衡论、效率论和法治论，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为了继续弘扬莫干山会议精神，打造不闭会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从2012年10月开始，我们推出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平均每个月一期，给来自社会各界，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优秀中青年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每期沙龙我们都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针对某个新近发生、有较大影响的议题、事件或者著作，做一些评述介绍，并和大家一起自由讨论、自由辩论。

下面请允许我简短介绍一下Jeff Schott先生。Jeff Schott是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是国际贸易政策和经济制裁领域的资深专家，同时担任美国政府贸易和环境政策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主要负责处理国际贸易和能源政策相关事务。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客座讲师，在乔治敦大学做过副教授，在卡耐基国际合作研究会担任过研究员。Jeff Schott先生的著作非常多，去年还专门就TPP出版了一本专著。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Jeff Schott先生对TPP前景展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发表见解！

Jeff Schott：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今天的沙龙，并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对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对全球贸易体系和 WTO 也同样重要。所以，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沙龙，也特别期待听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建议、提问，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观点。

首先，我将介绍 TPP 到底是什么，向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谈判的现状，并且介绍一下日本的加入对最后协定的巨大影响，美国国会对 TPP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第一部分。其次，最重要是第二部分，关于 TPP 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将简单分析一下 TPP 可能对中国的收入和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贸易伙伴关系和协定，尤其是与 RCEP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对于 TPP 可能有哪些选择，怎样应对它。从中期和短期来看，中国可以有哪些应对选择。

首先，TPP 到底是什么。了解 TPP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亚洲中国的很多邻国都已经加入了。现在 TPP 有 12 个国家，涵盖了全世界 GDP 的 40%和全球出口的 25%，也表明了 TPP 的重要性。现在 TPP 最终的文件还没有公布，众多谈判都在进行中；如果大家想知道最终协定的可能情况，我推荐可以去看一下美韩自贸区协定，内容的安排上应该会比较接近的。这 12 个国家有共同的目标，比如都希望能够全面实现自由化，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化；都希望能够有一些超 WTO 的规则，包括投资、竞争、劳工，还有环保等，希望达成的规则是超越世贸组织现有规则水平的。此外，在国有企业问题上，都希望能

够制订一些新的、更好的规则，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简单地取缔国有企业。这些国家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性，如下表 1 所示：

表 1：12 个 TTP 参与国的情况比较

	2012 GDP (十亿美元)	人口 (百万)	人类发展指数 (HDI) ^a	世界经济自由度 指数 ^b
澳大利亚	1,586	23.0	0.929	7.97
文莱	18	0.4	0.838	n.a.
加拿大	1,805	34.9	0.908	7.97
智利	272	17.6	0.805	7.84
马来西亚	306	29.2	0.761	6.96
墨西哥	1,208	114.9	0.770	6.66
新西兰	181	4.5	0.907	8.27
秘鲁	185	30.5	0.725	7.61
新加坡	270	5.4	0.866	8.69
美国	15,610	314.7	0.910	7.69
越南	135	90.4	0.593	6.54
日本	5,981	127.3	0.901	7.64
合计: TPP-12	27,557	793		
全球	71,897			

注：^a 人类发展指数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 HDI) 是由美国发展项目发布的。该指数包含 6 个指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数，预期受教育年数，人均国民收入 (GNI)、国民总收入排名和非收入型 HDI 价值。指数的幅度是从 0 到 1，其中 0 为最低，1 表示人类发展的最高水平。

^b 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是由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在 2012 年发布的，用来测度某国的政策和研究所支持经济自由化的程度。该指数考虑 5 个领域：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障、货币盈余入口 (access to sound money)、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及信用、劳动力和商业的管制。每个国家在 0 到 10 的范围内排名，其中 10 代表更多经济自由度

数据来源：IMF WEO 2012

这 12 个国家是由美国主导，日本发挥重要作用，还包括一些中型和小型经济体，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人文发展指数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制订的一个指

数，包括人民生活富裕程度、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等因素，是一个综合的指数。我认为这个情况表明，要实现更开放的市场竞争应该会比较困难的。即使有的国家同意进行改革，改革投资和贸易条件，达成一致也应该会比较难。有的国家人文发展指数很高，但另一些国家的指数水平比较低，尤其是越南，其指数是相对最低的。这意味着为了适应更加开放的贸易和经济规则，越南会面临最大的挑战。这些规则或者义务还在谈判当中，我将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越南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另外还有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这个指数不仅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也从国家的政治视角来探讨国家经济的自由度。

这 12 个国家一方面有共同目标，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国家都同意承担一些对全体适用的共同责任，唯一的差异将体现在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上，比如不对称执行。在 TPP 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没有特殊和歧视性待遇，这对加入协议的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在执行和承担这些责任、义务时，这些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辅助。这意味着协议在执行时，需要涵盖不同国家的国别情况。

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讨论，认为参与 TPP 的国家将面临努力达到标准的巨大挑战。但在调整和努力的过程中，那些贫困的国家将有可能获得非常慷慨的援助。更复杂的情况是：到底是哪些国家可以获得这些特殊的待遇。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富有的国家也会希望获得一些特殊待遇。总体而言，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是：需要成立这样的能力建设系统，帮助类似越南这

样的国家，推动进行长期可持续的经济改革。越南也相信，他的选择是有限的，他只能去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在未来的 10 年、15 年、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效仿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借助加入 WTO 来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越南当前面临一些类似的挑战：如果想增加投资，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话，越南必须吸引新的外商投资，改善市场监管机制，同时不断修正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些都与当时中国的情况类似。越南实际上也没有其他选择。当前，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越南已经从中国那里吸引到了一些投资。但这也对越南提出了改善投资和商业活动环境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愿意努力去满足更高标准的协议要求。这非常有趣，他们想加入 TPP 谈判，并打算在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去不断执行这类协议。

在本次演讲中，我没有办法谈到所有的谈判细节，但我会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有权看到一些相关文件，并参与过多年前在东京的一场贸易谈判，对谈判方式也比较熟悉，可以回答一些具体问题。

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现在 TPP 谈判的情况。该内容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TPP 的进展情况，以及在短期可能实现的目标。我个人认为，TPP 谈判会持续推进但不会马上完成。这不是参与 TPP 的军事或政治领导人们的想法。有些领导人公开宣称，提出要在年底完成 TPP 谈判，从目前看只剩两个月了，这实际上不可能实现。TPP 谈判正在加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众多进展。TPP 谈判从 2010 年 3 月启

动，至今已经历了 20 个谈判回合，去年 12 月份增加了加拿大、墨西哥两个新的成员，今年 7 月份又增加了日本。当然，谈判面临一些瓶颈，即谈判当中的停滞点（Sticking points），具体包括：

- 农业政策改革，尤其涉及大米、糖和奶制品；
- 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关税与原产地规则；
- 服务业改革，尤其金融服务业改革；
- 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制药、数字化经济时代相关问题；
- 投资者与国家争议解决程序（SOEs）；
- 国有企业的监管；
- 环境与劳工相关条款与强制执行。

从 WTO 等传统谈判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比较难以解决。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跨边境数据流动的同时也涉及到一些隐私保护的问题。因此，随着这几年的发展，贸易谈判的背景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涉及经济、知识产权、政治发展等多个方面。我们一方面鼓励数据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保护个人隐私，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恰当的平衡点应该在哪里呢？应该鼓励进行创新，推动经济活动，同时保证一些隐私安全。要实现这些平衡，是各国都面临的棘手问题，也是谈判中的关键点。

同时，各国也非常关注投资国、投资程序，或者投资者争端的解决原则，还有劳动力和环境相关的一些问题。我认为环境问题非常难解决，中国目前也正在讨论和执行一些新的政策

和计划，试图去解决环境方面的问题。但是，在 TPP 谈判中，主要关注的焦点或遇到的瓶颈，是对特定责任是否应该有非常严格的执行程序，是否应该增加一些灵活性，以便各国都能遵守。TPP 贸易谈判仍在继续推进，尤其随着美国的新任谈判代表在今年夏天接手，他将尽力确保 TPP 谈判不被延误，不断向前推进，不重蹈 WTO 多哈回合失败的覆辙。作为多哈回合的支持者，他一直因为多哈回合的停滞而倍感挫败，在成为 TPP 谈判代表后，将尽力避免 TPP 谈判也出现类似停滞。他列出一个谈判停滞点的清单，认为 WTO 的谈判代表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部长们的积极参与，引入政治的视角，并需要在决策时拥有更高的政治授权。从 8 月份开始，部长们已经开始参与谈判，在文莱、巴厘岛的 APEC 会议上都进行了 TPP 的谈判。12 月在新加坡的部长会议之后也将开展谈判；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能够解决一些停滞点，并从国家的层面上做出一些政治决策。我认为：如果部长们能够持续、密集参与，这是比较可行的时间表。我个人的预测比较乐观，就是 TPP 将会在明年的早些时候完成谈判。

日本加入 TPP 谈判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让我感到更加乐观的因素。这使得 TPP 成为一个在规模和贸易上覆盖面更大的贸易谈判，但也引入了一些新的竞争者，其中有些国家对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非常谨慎。这跟中国面临的情况相类似。在与众多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时，合作伙伴国看到了与中国加强贸易关系可以带来很好的机会，但也明白这意味着中国将向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多销售和投资，会带来一些挑战。总体而言，

我认为日本加入 TPP 可以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将推动谈判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于日本支持众多的新贸易规则，包括涉及到投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规则，因而也会支持美国在谈判中抛出和推动的某些条款，这些条款之前一直被其他国家抵制。很多国家都可以从日本的改革中获益，特别是在投资改革方面，将有利于参与和进入日本市场。中国和日本、南韩在一年前也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三边贸易协议，但 TPP 协议涉及的内容会更复杂，并包含中、韩、美三方贸易协议的一些内容。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众多国家都将获得更多进入日本市场的权利，包括那些之前受限无法进入日本市场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甚至韩国在未来只要加入谈判也能进入日本市场。这些国家将会限制美国进入日本市场的权限。实际上，日本一旦加入 TPP 谈判，美国就将会成为进一步推动日本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这对于其他 TPP 成员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获得进入日本市场的权利，比起他们单独进行谈判要好得多。作为回报，他们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将对 TPP 的最终条款给予更大的宽容度和灵活度。

此外，日本必须推动农业领域的自由化，目前这正处于谈判的状态。日本是否会减免具有敏感性的农产品的关税呢？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最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某些产品，如大米，可能豁免；但日本还是不太愿意去开放乳制品行业。同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也不太愿意去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乳制品行业，他们只是希望其他国家进行改革。日本的加入也就意味着乳制品改革将会更加有限。

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日本要加入 TPP 谈判？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可以考虑加入 TPP 谈判。日本加入的程序也值得注意。日本表示希望加入是在 2011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上。要加入 TPP，首先必须获得许可，而不是等待被邀请。提出申请后，必须获得所有的谈判成员的同意。日本与众多 TPP 成员国进行了磋商，但直到 2013 年 3 月份才正式提出申请。经过了前期咨询之后，日本在 7 月份获得了加入谈判的正式成员身份。为什么日本要改变自己的政策，最终决定要加入 TPP 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日本发现加入 TPP 可以对其国内经济改革形成补充。在过去 20 年中，日本经济都不景气，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推动力，帮助他们提高竞争力，吸引新的投资，放松相关管制，降低交易成本。这些实际上都是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安倍也提出了这些改革，且从上台开始就在努力地推进其他宏观经济改革、微观经济改革和货币政策改革。其中，结构性改革是三大类改革方案中推进最慢的一个，但是日本加入 TPP 可以作为推进改革的一个象征，当然也会带来国内的关注，以及政治的辩论，因为这会改变一些长期的实际做法。那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经济战略是可以成功的，认为日本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安倍竞选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安倍希望通过参与 TPP 的改革来补充和呼应日本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也意味着会增加新的 FTA 合作伙伴，尤其是美国。日本与一些 TPP 的成员国家已经有自由贸易的协议，中国也跟很多 TPP 成员国有自由贸易的协议。但并不能说这些协议都是自贸

区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贸区的程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涵盖范围更广。如果把不同的自贸区和这些贸易协定进行对比，就像比较苹果跟橘子一样。有些贸易协定只包括经济一体化的起步阶段或者一些种子措施，而另一些则发展很好，覆盖了经济和贸易等多个层面。这种协定大多是在亚洲范围内签署的，存在较大局限性。相比而言，TPP 成员会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但现在很多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好处，就是 TPP 会升级，有利于拓展和改进这些国家现有的一些贸易安排或协定。

北美自贸区协定是在 20 年前签署的，存在时间已经很长了，很多方面都没有涵盖到，而这些方面在当前国际贸易中都至关重要。现在的经济活动与 20 年前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手机，也不会每天都带着手机，那时候通讯设备挺沉，不容易天天带着。这 20 年间，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谈判的过程中，谈判官也是在不断学习的，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己方的解决方案，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进行调整。在协议制定和签署一定时间之内，还需要逐步、持续改进这些协定的条款，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谈判官是在实践中学习成长的。在 20 年前的北大西洋自贸区签署过程中，他们也学到了很多。当然，由于 TPP 的存在，北美自贸区预计也将获得更好的升级和拓展。

日本也关注其他贸易协定给其带来的歧视，这是很重要的教训。TPP 不会把一些利益分给非成员国家，而且每一个协定都可能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在座的各位肯定都很清楚，在中国的贸易政策中，这也是重要的因素。韩国是不是会追随日

本加入 TPP 呢？如果大家一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实际上韩国应该加入，且会先加入。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包括新政府的换届，韩国耽搁了至今没有加入。就现在来讲，想加入有点太晚了，但韩国是唯一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谈判完成前加入 TPP 的国家。实际上，韩国已经非常适应自贸区的安排，且也进行了很多改革，因而加入 TPP 并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调整。但即便如此，韩国如果现在想赶在谈判完成之前加入，也将非常困难。总结起来，韩国应该加入 TPP，但现在可能没办法加入，也许只能等第二批的加入机会了。不过，既然日本加入了 TPP，韩国基本上就不得不加入了。将面临的一个好处或者说挑战是：加入 TPP 会形成日韩之间的自贸区，相关谈判十年之前曾经进行过，但开始之后一年就停止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如果我们放眼中期发展，TPP 会不断扩大它的规模，吸收新成员加入。

为什么我认为 TPP 今年谈不完呢？目前谈判已经被耽误了，比如，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的选举等事件都带来了一些影响。美国坚持要求跟日本进行一个汽车领域的特殊双边谈判，作为接受日本加入 TPP 的条件。他们上周在东京进行了这个谈判，但在达成这个协议之前，美国不可能准许日本加入。因此，这个谈判的结果将作为日本加入 TPP 的一个让步条件；这个谈不完的话，谈判也不可能最后完成。另外，日本还要跟 TPP 成员国进行市场准入的谈判，由于包括很大的经济体，预计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我认为明年中期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在美国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农业法案可能在此后两

个月中取得一些进展，这将决定美国的改革程度会有多大。某些关键领域如糖类、乳制品，也将面临更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两个领域应该提高保护程度，而不是降低保护程度，这当然会使得美国的谈判官处境更加困难。

最后，美国目前还没有贸易促进授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快车道。通过在立法过程中给予更多的授权，去执行美国的一些贸易协定，这是需要国会来进行的工作。立法部门可以在今年秋天进行投票，但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府受到债务问题的极大影响，现在来考虑立法问题已经不太现实，可能要到明年才做。因为国会还没有解决预算的问题，只是把预算问题推到明年年初去解决，所以明年年初的几个月，基本上也不太可能进行一些相对实质性的立法工作。明年春天，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看到一些进展。如果能够获得这种授权，TPP 也就有希望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谈判。

这是我前边所做的介绍。现在重要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对于中国来说，TPP 有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 TPP 的 12 个成员国，可以发现它们已经占了中国贸易的很大部分，如果韩国加进去的话，基本上就要占中国贸易的 50%。同时中国和其中很多国家建立了自贸区，但质量有所不同，或者说自由贸易区质量有所不同。中国也在进行 RCEP 的谈判，这两者同时进行没有任何矛盾，这是可以并行的谈判。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两个谈判，RCEP 中的很多国家也参与了 TPP 的谈判，如果他们能够接受 TPP 高标准的协议，他们将更容易接受 RCEP 的

协议。如果要想听部长们的意见，他们希望 TPP 能够在今年完成谈判；同时也有一些官员认为，RCEP 的谈判会在 2015 年底结束。实际上，他们都不太清楚究竟可以做些什么。由于各个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RCEP 也包括了印度，而印度即将面临大选年，可能会增加一些保护措施，这可能会拖延 RCEP 的谈判。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RCEP 做出巨大的经济方面的变革，但 RCEP 可能对东盟国家内部的整合有一些推动作用。

另外非常重要一点，经济分析显示：TPP 的 12 个成员国将会给中国的收入以及出口带来小的损失，尤其如果这些协议进一步执行的话，到 2025 年将给中国带来一些小的损失。下表 2 表明了预测结果：

表 2：TPP 对中国的影响

	2015		2020		2025	
	十亿美	百分比(%)	十亿美元	百分比(%)	十亿美元	百分比(%)
收入						
TPP-12	-2.0	negl	-20.6	-0.2	-34.8	-0.2
TPP-16	-3.2	negl	-45.9	-0.4	-82.4	-0.5
RCEP	negl	negl	94.4	0.8	249.7	1.4
FTAAP-	13.0	0.2	86.4	0.7	699.9	4.1
出口						
TPP-12	-3.5	-0.1	-35.6	-1.1	-43.7	-1.0
TPP-16	-6.3	-0.3	-83.0	-2.5	-107.8	-2.3
RCEP	negl	negl	358.8	10.7	638.3	13.9
FTAAP-	83.9	3.5	310.9	9.2	1505.3	32.7

注：*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所有数据是基于 2007 年的美元基准价

Negl = 小于 .05

RCEP = ASEAN+6

FTAAP hybrid = TPP 和亚洲国家的集合，试图包含所有 21 个 APEC 经济体

数据来源：Petri and Plummer (2013), asiapacifictrade.org

关键的数据是在 2025 年，在第二个栏目里：从 TPP12 国带来的收入与出口的损失，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如果 TPP 进一步扩展，继续加入另一些有意愿加入的国家，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做好准备去加入，比如韩国、印尼、泰国、菲律宾，这样就会变成 TPP16 国。如果这 16 国都在协议中，而中国没在的话，那贸易转移和收入的损失将会明显增加。这个数字会带来一些影响，预计的出口损失在 2025 年将达到 1 千亿美元，相对下降 2.3 个百分点。当然，随着 TPP 进一步向外拓展，这些影响将会逐渐显现；只要一个国家不加入，被落下，情况就是这样。

这一页上包含了很多我之前关于 RCEP 的一些观点，但还有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我在 PPT 中没有提到的。如果比较 TPP 和 RCEP，都有成员国的限制。TPP 有一个非正式的协议，只有 APEC 国家可以参加到 TPP 当中来，这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但对东盟国家来说就是问题，因为 10 个东盟国家中的 3 个都不是 APEC 成员。如果向前推进，TPP 就会跟东盟国家之间产生更多的摩擦。我们要不断推进 TPP 和 RCEP，就要移除成员国的阻碍。RCEP 也有一些成员国的限制，如果你想参与 RCEP，就必须和东盟国家有一些贸易的协议，这也限制了美国加入 RCEP，会影响美国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美国是不是可以参与进来呢？这不是很大问题，因为 TPP、RCEP 两者之间有一些重合。有些人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巨大的阻碍，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谈判方面的问题，我想这还是有可能改

变的。

RCEP 和 TPP 之间有一些重要的不同。RCEP 可以提供特殊待遇，而 TPP 中是没有的；这两者都有全面的日程，但 RCEP 会有一些软性的承诺和一些法律，以及合作性和咨询性这样的一些义务，而不是 TPP 的硬性的法律条规。RCEP 也非常重要，而且我希望两者都能够有所推进，因为 RCEP 可以给中国一个平台，持续推进渐进性的改革，方便中国加入到更为全面的区域或全球性协议。回顾中国参与区域性的贸易协议的历程可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和东盟达成了一些谈判协议，但还是比较少的、有限的，包括一些政治方面的协议，比如说要不断改进经贸关系，不断促进贸易，还有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对于推动国内的改革来说，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在中国和新西兰的协议中，就有一些关于服务的非常重大的条款，是在之前的一些协议中可能都没有涵盖的，因而也是有一些进展的。同时，中国和韩国的谈判也有一些进展。因此，TPP 类型的协议，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协议之间的差异会逐渐降低。中国和美国一样，都会持续改进贸易协议的质量；这对不断向前推进的贸易关系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趋势。

中国是不是已经为 TPP 做好准备了呢？有没有做好准备，要看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我认为：继续加强和深入与亚洲邻居们的关系，是一种积极的表现；RCEP、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三边贸易协议等都是非常好的进展，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等的红利，同时有可能推动一些政治政策的改革。这样，中国

可以聚焦于建立更高的标准，使得中国在未来几代的贸易协议中都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 TPP 的义务，特别是在透明度方面，政策的透明度，还有政府市场干预的原则性等，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中国准备去做的，与中国加入 TPP 需要做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降低。已经通过三边贸易协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表明进展会十分迅速。中日韩谈判可以使中国和韩、美之间的贸易协议标准更加接近，对世界经济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还有像欧盟也有自贸协议，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协议，都在不断进行，向前推进。

对中国来说，可以做的政策选择有哪些呢？我认为：如果谈判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的话，中国很难在谈判结束之前加入。正如我之前所提，在加入谈判时，要跟很多国家进行广泛磋商；这些磋商要非常详细，必须让成员国明白新成员加入后可以获得的各种预期；明确新的成员国加入后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执行。对一个小的经济体来说，这并不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将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总之，跟各国的磋商都需要时间。再进一步推进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票否决权。如果中国要加入 TPP，文莱说：“很抱歉，我不想让中国加入。”中国就无法加入了。不过，我认为会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但完成磋商仍旧需要一些时间。此外，美国又增加了一重额外的难度，涉及到快速通道。美国的官员必须要提前 90 天通知国会，然后再跟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如果让中国加入 TPP，

必须延迟 90 天，这和日本是一样的。我们在 4 月份允许日本加入到谈判中，但日本只有在 7 月份才能坐到谈判桌上，和我们进行谈判。对加入 TPP，没有捷径可走，要做好准备，要加深和一些国家的磋商，特别是和美国磋商。有一个中期的选择，中国可以考虑和其他国家一起，在 TPP 进行第二轮谈判的时候加入。正如我之前所说，可能会有三到四个国家，会是一个很大的谈判，并将极大拓展 TPP 的规模和重要性。如果中国和这四个国家一起加入到 TPP 的话，TPP 就接近成为全球的协议，也可能设置全球的标准。这也是一个跨大西洋的协议，会有很多重要贸易国家加入，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多边协议。

正如之前我们看到的，其他国家在加入 TPP 谈判时会出现各种问题，可能会对新加入国家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例如，日本需要首先跟美国进行汽车的双边谈判，解决他们双边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相应地，中国也可以推动混合式协定，例如将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谈判作为中国加入亚太自贸区的过渡。这样，我们可以满足跟 TPP 成员国之间是有协定关系的，跟美国也形成这样的关系，这也是为 TPP 进行一个准备。我觉得实际上可以进行这样一种混合性的协定谈判。

还有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更多研究一下是否可以进行中美之间的自贸区谈判。几年之前这个方案会被认为不太可能，但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会有一些挑战但也会有非常大的收益。可以预期，如果中美两国之间推动自贸区安排，肯定会遭遇一些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需要克服一些政治上的阻碍。两国之间首先要建立起贸易上的互信，去克服这种阻碍。我认为这些研

究，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探讨和努力，将会推动中美政府之间进行更多地协商，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些进展，对我们来说是可行的，是可能发生的，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参考美韩的自贸区安排。13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美韩共同努力建立自贸区。当时除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我认识的韩国政府官员都说这是个疯狂的念头，但实际上很快谈判就开始了。因为条件会发生变化，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我们需要去促进投资、提高生产率。韩国是把自贸区安排作为补充自己经济发展的手段，它本身也要去做这些事情。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我们没有办法提高生产力，也没有办法跟中国进行竞争，因为中国正在进行自贸区谈判，所以我们也必须跟上这个步伐。韩国需要通过贸易协定来实现自己国内的一些举措，中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贸易安排，去加强和补充自己的经济改革，改进经济的表现和增长的稳定性，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重要因素。

总结可知：无论是在贸易自由化，还是贸易制度的义务方面，TPP 都是目前谈判力度最大的亚太地区贸易协定。它会影响贸易和投资，而且 TPP 的高标准将会补充或者呼应中国国内的改革，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加入了 TPP，去支持安倍经济学。但是，加入 TPP 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硬性的义务，可能会影响中国一直以来长期实施的某些政策。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会有个理由，可以松动以前的一些长期政策，进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去

进行改革。

随着 TPP 谈判接近尾声，中国没有办法赶在第一轮谈判之前加入。鉴于中国正在不断地推进经济一体化，而且正在跟美国、地区中其他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和互动，我认为中国加入 TPP 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早一些，比我们一两年之前的预想早一些。近期来讲，我建议中国继续去研究和密切关注 TPP，而且研究一下未来加入有哪些利益、好处，还有继续进行国内的经济改革。这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利于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的安排。谢谢大家。

提问：非常感谢您的发言。我有个问题，我认为加入 TPP 谈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难点，所以我们要去申请加入的时候，询价的时候，不是我们最终加入的成本，我认为中国的加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假设我们的询价和最终的成本是一样的，您觉得在哪一个领域中，中国要做比较大的让步？比如说在农业、农产品方面，您认为美国真的能够去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吗？取消补贴吗？日本也很愿意放弃他们对农产品的保护，尤其是大米的保护吗？还有对牛肉等等这些产品，在其他的领域中也是如此，您怎么看？

Jeff Schott：您提的问题很重要。首先在谈到经济的付出方面确实如此，研究者确实要研究一下最终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与最初的假设不一样，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就不一样，比如说在收入的损失方面，在贸易受到的影响方面，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宏观的宽泛的估计、预计，损失有哪些。即使是在一个协定执行 10 年之后，要真正完整全面地去计算这种损失也是很难

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数量经济学有哪些局限。关于最终签订的协定，如果我还是谈判官，我现在应该知道怎样去均衡一系列的协议条约，并非常了解其中的难点。这就是部长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比如，在农业的改革方面，美国不会取消补贴，没有人提出这个要求。在 WTO 里面，目标就是要减少补贴，降低补贴的程度。当市场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商品价格松动，没有能力再去提高补贴，因为补贴是为了配合市场的价格，不希望带来收入的波动。这也就是现在日本正在考虑的事情，可以考虑对进口自由化给一些敏感农产品造成的影响进行补偿。我认为日本可能将大米从自由化清单中剔除，正如美韩谈判中，美国也接受了韩国大米的例外。对这些 TPP 国家来说，对日本的出口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这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我想对大米可能会有额外的禁令。但日本也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要去进行开放；即使不是完全开放，也有可能允许其他一些敏感的农产品竞争者进入到他们的市场，如乳制品等。另一个有可能妥协的领域是纺织品和鞋类。现在已经有一些方面的规则松动，比如有跨境的采购，这个非常重要。这确实可以使市场准入趋向自由化。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自越南的商品可能会被拿来和中国的做比较，因而在区域内可能会产生一些贸易转移，导致越南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此，越南也正在谈判要求获得特殊的产品清单，进而希望可以缩小与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竞争差距。服务领域也十分重要。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谈了服务，但仍需更多努力。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若要参与到国

际的服务协议中来，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 TPP 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这是最为敏感的。总之，在众多问题领域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妥协，也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决策。奥巴马总统必须决策，是否要在农业方面取消一些禁令，推动其他国家在美国更轻松地销售纺织品、鞋制品。我们会与更多国家和政府签订采购协议，以缓解美国在一些领域的局限，其中有些领域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除非改变经济政策，推动达成更好的协议，否则将很难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众多 TPP 国家的共识；一些大的国家也应该有同样的认知。

提问：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加入 TPP，这是美国方面的观点，中国现在如果加入 TPP，主要的差距是什么？亚太一体化，现在 TPP 和 RCEP 是两个途径，目标都是亚太更大的经济一体化，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方式最后融合成一个协议？考虑到这两个协定中，TPP 没有中国参加，RCEP 没有美国参加，刚才谈到美国加入，要和东盟有一定的协定，有难度。能不能以 APEC 作为整体来推动，本来就是 21 个成员体，整体来推动更大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就是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协定。

Jeff Schott：关于中国如何去满足 TPP 的标准。一方面来说比较难，因为 TPP 标准目前还没有被撰写下来，我想他们最后还是写出这些标准，但会经过一些修改，且还要进行最后的校正。只有这样，才是能够确保各个国家恰当利益的协议。我目前看到的最显著差距，是透明度要求。针对政府各个层级的政策，同时对于政府在市场上干预的纪律方面，一方面涉及到

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还有监管的政策，包括投资和服务等行业的。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区域性新发展。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诞生，以及其他一些政策计划的发布，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朝着弥合这些差距的方向前进。

另外，关于亚太地区自贸区的问题，这也是我和同事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在致力的工作。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概念，进行过专门的 APEC 讨论活动，我的一个同事一直在主持这项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亚太地区自贸区不可能是 RCEP 和 TPP 的整合。首先，你要重新去设计 RCEP，这就很难，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其次，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会同意稀释 TPP 承担的责任义务，以建立亚太的自贸区。我认为，亚太自贸区可能会有一个混合式的方式，允许 TPP 成员国进一步维持他们自身彼此之间更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同时对亚太地区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协议，包括 TPP、RCEP 的一些概念，同时也会有亚太国家更广泛的参与。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会有一些比较高的标准。但考虑到 RCEP 成员国资格，我的期望值比较低；我不认为 RCEP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并认为 RCEP 对促进亚太自贸区不会产生太大帮助。我不是来自政府的官员，关于 RCEP，我不能说你是在浪费很多时间，但你不能期望得到很多经济上的好处。

提问：从您的 PPT 里看出，您的意思是 TPP 在今年年底不会结束谈判，您认为这个谈判第一轮最终结束期在什么时候？还有很多障碍，是 TPP 成员国要面临的，比如说第一轮早期收获计划，美国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结束谈判。第二个问题，如

果中国宣布想要参与到 TPP 中，美国将会作何反应？第三个问题，因为 TPP 还没有成为全世界范围公共的协议，美国政府对于 TPP 的详细规则、纪律有什么样的要求，以及如何与美国政府政策相关联？

Jeff Schott：非常感谢，三个都是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比较简单，谈判在今年年底不可能完成。我认为有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结束。早期的收获就会是个大收获，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当你完成了这些之后，你对一些新成员要做什么呢？在签署协议和最后生效期间，你是要等待着 TPP 被 12 个国家都执行了生效，还是要持续进行磋商，可能引入新的成员国？要知道，这个期间可能会持续一年或者几年。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中。这也是我提出来了，但贸易谈判代表们目前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非常好，如果中国提出加入申请，会怎么样呢？我刚才说了，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第一轮阶段就加入 TPP。因为你要进行协商；美国要接受新的成员，你还得等 90 天；美国的官员要首先征求国会的意见，要提前 30 天向国会提出。比如，日本加入 TPP 获得接受，是在 4 月份就提出，但真正参加谈判，坐到谈判桌旁边是在 7 月底，就是 90 天之后，就是我刚才说的提前 90 天。所以，只要考虑这个 90 天的条件，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现在就剩 6 到 8 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我给您的回答。如果说中国想加入，这当然很好，那就要谈一下有什么样的预期，双方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但是在现在的时间框架之下，中国不可能加入进去。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美国的政策讨论中，TPP 文本还没有公开，谈判的文件也很少公开。现在从时间上来看，如果公开也不会有人去读。第一，挺枯燥；第二，读起来不像小说，它有自己的格式，是将其他参考资料、文件、责任规定等都结合到一起。除非你知道怎么把各个部分结合到一起，否则只去看它的草案、文本、一些建议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费很多气力，才能了解这些建议都是什么。实际上，任何在谈判中的敏感问题，相关文件都是印刷的；如果某一个贸易问题非常敏感，相关的文件都是打印出来的，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去拷贝一下，都去复印一下，大家都能够拿到。大部分文本拿不到，也有一些是你看到的，但肯定不是重要的。这就是对于文本的回答。美国的利益集团给美国政府提什么建议呢？我们有一个顾问委员会体系，像我这样的特定领域研究会参与这个委员会，提出一些意见给美国政府。这个委员会怎样组成呢？是国会法案批准的，委员会的成员要得到特殊的授权，而且要通过安全检查，才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太懂贸易，他们可能了解某一个公司、某一个行业，但他们不太了解政府整体框架，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做事保护公司的利益。但是，对于重要的顾问或高级顾问来说，他们可以与高级官员进行讨论，获得数据，看到文件。我们会跟最关键的官员定期见面，最高级别的贸易委员会大概一年会面一次，有时候奥巴马总统也会出席，但大多数时候是白宫的高官或者首席贸易谈判官、贸易代表，还有美国谈判代表会出席。我们专家委员会将给出行业的特殊意见、

专门知识，提给谈判官，供他参考。这就是怎样给美国的政府官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提问：我想问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本月马来西亚首相说他们可能会离开 TPP，如果公众不同意，他们可能会退出 TPP 谈判，您觉得他们这个决定受哪些因素影响？因为他们也有国有企业问题，还有政府干预问题。您觉得这些不发达国家，像越南，还有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会离开谈判？

Jeff Schott：谢谢。国际贸易谈判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谈判桌上跟贸易伙伴谈判是一部分，跟国内相关机构进行谈判是另一个部分。根据我的经验，国内谈判其实是更难的，比国际谈判还要难。可能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吧，我不是很有把握，也不是很确信。所以，您听到的马来西亚的情况，实际是国内谈判的反映。关于马来西亚可能会做些什么，大家会有一些疑惑。我的报告中有一个很小的部分提到说，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选举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可能会延迟，要等到新政府上台。澳大利亚立场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马来西亚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我不是马来西亚问题的专家，但是我征询过一些专家的观点，包括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他是马来西亚人，他跟我讲了很多。我觉得国内的这些矛盾还是能够解决的，马来西亚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愿意去进行部分的改革。但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马来西亚政府是希望通过被推动要求退出谈判的表现，获得更好的筹码，从谈判中获得更灵活的条件，这是我对马来西亚情况的解读。

越南问题是不一样的。越南政府想要加入 TPP，但是问题

在于，他们能否获得足够的帮助，包括责任是怎么确定的；还有他们的能力建设能否通过援助达到要求，进而实现目标？如果签了协定，但又做不到，那就是违反协定，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越南的意愿是要继续谈下去的，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稍微停滞一下，因为他们想知道所有的难点、所有的停滞点如何解决，最后的协定能否满足他们最基本的要求。这就是我对您提出问题的回答。虽然不能说这些国家一定不会退出，因为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提问：如果越南退出的话，是不是会对其他 TPP 国家有消极影响？

Jeff Schott：如果退出的话，肯定有影响。让马来西亚和越南加入 TPP 是很重要的，因为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TPP 来扩大影响和范围，包括东盟所有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退出的话，除非 RCEP 的谈判也失败了，否则印尼也可能会退出 TPP。印度尼西亚也知道，从 RCEP 里面他可以得到的东西是很少的；他们会保持现在的立场，如果越南加入 TPP，而印尼没有加入，他就会受到很多贸易转移的冲击。今年早些时候，印尼提出希望要研究一下 TPP。今年年初我去了雅加达，6 个月之前，他还不同意跟我见面谈 TPP。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跟美国大使谈了，就说想要开一个 TPP 的会议，说印尼有这个兴趣来研究一下 TPP，因为它很重要。究竟选择哪个方向，都会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提问：假设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加入 TPP，对中国的影响是怎样的，对 TPP 的影响怎样？

Jeff Schott：要回答您的问题，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若要有非常好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安排，没有中国和美国的话，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要取得成功，中国和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不参加 TPP，那就有一些贸易转移，中国可以和其他 TPP 成员国建一些协议稀释这种影响，比如中韩美之间要达成这种协议的话，有可能会减缓一下贸易转移。同时也有可能使其他 TPP 成员国家的贸易有所升级。中国如果不加入 TPP 主要的影响是会错失机会，同时无法从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经济收益。这一点是比较显著的。相比中国的国家规模来说，贸易和收入的损失可能相对较小。但如果不加入 TPP，中国会失去哪些利益呢？中国应该可以从进一步的一体化中获得许多收益。从计算分析来看，最好的估计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幅度的概念。可以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中美自由贸易，中国和 TPP，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都在预测各种成本和收益，但正如前面所说，自贸区假定的好处就是会给你一个更大的幅度和范围。这种模式会推动政治改革，并带来非常重要的经济收益。如果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些措施的收益，包括贸易转移、投资转移这个角度来思考。

提问：我是商务部世贸司的（司长）柴小林，我想对 Jeff Schott 先生刚才所说的做一点评论，再问两个小一点的技术性问题。我觉得现在 TPP 在国内是很热的热门话题，刚才大家在讨论当中都提到，中国是不是要加入 TPP 这么一个考虑。我想说，中国对 TPP 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我用了慎重，也是

想跟 Jeff Schott 先生说，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加入，这个有很大的相关性。贸易谈判永远是一个悖论，有多大的透明度，就有多大的政府自由裁量权，这是一个矛盾。对于公众来讲，了解情况更多，在比较复杂的问题上做了下决心的勇气和能力就会更大一些。我只是说：中国现在对于加入 TPP，是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我们还在研究、权衡利弊。这是一个。

第二个，您刚才讲，今年还剩两个月的时间，要完成 TPP，原来是很有决心的，但是现在看来要推到明年上半年。我的看法是会更难一些。原因是 TPP 不是单纯贸易自由化的协定，里面涉及了很多非贸易的关注。因为我负责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最后实际谈不动了，有很多很多原因，但其中也有人讲，因为多哈回合是首次，我们把贸易回合的名字命名为发展回合。实际大家也知道，纯贸易的谈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把发展放进去以后，把谈判弄得更加复杂。TPP 在真正的市场准入、市场开放的考虑之外，还把劳工、环境这些非贸易的因素都放进去，使得这个谈判更加复杂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明年上半年能不能完成，这也是一个问号。

还有一个难题，我们为什么更多强调经济全球化最佳的途径应该是通过多边，通过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来实现，就是因为各个自贸区规则不同、标准不同，而且是有歧视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 TPP 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怎样把成员国内的规制，涉及到服务，涉及到投资，和区域间不同的规制能够协调起来，这是非常大的难题。这可能也会阻碍 TPP 尽快完成。

这是我的评论。

关于技术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现行的 TPP12 个成员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发展阶段都不一样，那么多边的谈判里面，我们都有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处于欠发达阶段的成员有特殊和差别对待的条款，但 TPP 没有，我现在就想，在现有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能够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使得这些现行的成员，尤其是处于比较滞后发展阶段的成员，能够切实有效地实现自贸区协定中的相关承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多边谈判当中有贸易便利化的协定，谈到现在也是谈不动了。发展中成员认为，贸易便利化措施实施的时候，他们有困难，需要技术援助，也需要能力建设，但关于怎么来实现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没有得到承诺，他们就不愿意就贸易便利化措施进行承诺，这是一对矛盾。我想问一下，TPP 成员的差异性，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补偿措施，能够使得他们有效地来履行他们的承诺？

您刚才讲了加入程序的问题，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概念，可能被混淆，不是说您混淆，可能我们不是从事一线谈判的人，不是特别敏感。我想说一下，加入协定和参加谈判是不一样的，TPP 现在协定没有形成，所以成员要想参与这个谈判，而不是说加入来接受一个已经达成协定的成果的话，中间是有差异的。但是现在美国的通报制度，向国会通报 90 天，我要申请参加谈判，我都不能参加谈判，我需要跟现行的成员要进行双边磋商。双边磋商对于我们来讲，有点像已经谈成的协定，你

要加入这个协定，你要跟现有协定的成员进行双边准入的预谈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在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是预谈判的话，中方是不会接受的。但如果说，不像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协定，而是只加入谈判进程当中，在美国国内的一些程序当中，有没有一定的区别？我就想问这两个技术性问题。谢谢。

Jeff Schott：随着沙龙讨论不断深入，问题越来越难了。首先，我对您的评价做一个评论。TPP 谈判结束的时间点一直都是不明确的，每次领导者都会发表一个声明，或给出一个最后的截止日期，但是他们所说的时间都是不可信的。时至今日，仍旧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跟他们私下去聊，他们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他们会说：“我同意 Jeff 的观点，需要的时间确实会更长一些”。但是，TPP 谈判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因为制定义务规则的谈判十分复杂，包括非贸易的领域，在过去三年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谈判，在新成员加入时，这些谈判是不会松动倒退的。若新的国家加入谈判，它就必须同意和接受所有已经基本完成的既有条款。这些基本上都是争议最小的条款。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当有新成员进入的时候，不会再重新谈判大家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这是一个前提，是后期加入谈判的国家必须接受的前提。市场准入的问题是受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而且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市场准入需要通过制定规则来具体实施，需要进行原产地国、习俗、程序等条款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总是存在争议，不断被重新提上日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你的第二个评价是关于全球性的标准是否存在，但我并不太确信您所说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各国必须要在区域的层面上共同努力，探寻回到日内瓦的途径。我希望大家能更努力地工作。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有些国家可能在大的区域层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因为贫穷而落后，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国家，因此我们会需要 RCEP、TPP、跨大西洋贸易等协议。这些协议已经覆盖了很多国家，囊括了许多国际间的贸易，但在其他一些国家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那些非洲、拉美和南亚的贫穷国家。这也是很多国家比较担心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寻找将区域问题上升到多边谈判的途径。因为这三个协议的日程是非常类似的，大家就都希望找到三个大区域的共同问题，然后集中到日内瓦获得一些进展。我不想将这个叫做多哈谈判，因为多哈谈判由于没能很好地平衡各国利益，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协议需要有高瞻远瞩的目标，要很好地去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关注的问题，并且需要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能做出的贡献。这样，那些不太发达国家就没法搭上免费班车，实际上他们不搭免费班车才是明智的表现。他们应该吸取乌拉圭回合的教训，注意不要从法律意义上被迫履行责任，否则会产生很多不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关于服务业。中国已经表达了向前发展的意愿，这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几年前就跟印度的贸易部长沙曼谈过，他反对 WTO 在服务方面推进。但是，在服务业上没有进展，正是 WTO 多哈谈判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无法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灵活度很小，如果服务业不松动

的话，他将不愿意去改变政策。沙曼问我：“如果有服务协议，印度通过增加出口能获得多大的好处？”我就告诉他说：“这并不是印度最大的收获领域。印度的服务企业和行业是具备竞争力的，但服务协定的重要性将更多体现为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涉入程度，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具效率、产出更高的服务。”通过为服务企业、制造企业和农业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可以促进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推动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对 WTO 来说，服务业是至关重要的。对服务协议的必要性我还可以谈很多，这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将超大地区和各国联系起来。

非常抱歉，我回答的时间有点长了，但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关于技术问题，我刚才的报告中实际上提到了：虽然没有特殊和差别待遇，但会有不对称执行的可能性；对一些敏感的领域是可以有比较长的宽裕期，这对穷国和富国都是一样的；当然，对于发达国家会限制更严格一些。其中，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您提出的，如何将能力建设和改革承诺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中被完全忽略了。乌拉圭回合失败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被要求要承担很多义务，但他们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行政、财政，还是技术，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执行义务，最后就成了一场闹剧。虽然他们也努力去跟世行和其他机构合作，尝试整合其他类似途径，但这些国家更多关注的是解决负担，而不是投入新的资源。因此，他们需要承诺能够提供新的资源。是否能够有效达成一些平行的协定，并和贸易协定

整合起来，提供技术、财政方面的援助，使得他们有能力承担义务，这才是最关键的部分。这对 TPP 和 WTO 贸易谈判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确定财政支持方案能够在 WTO 巴黎谈判中解决，但他们是有这个意愿的。如果能够做出这个承诺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在巴黎谈判后取得一些进展。

我最后再讲一点。她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各个国家来参与谈判时，都说他们不接受前提条件，不接受附加条件。日本当初也是这么说的。日本说他们不接受任何前提条件，每个事情都拿到桌面上谈，所有问题都要谈判，没有例外。没有哪个国家会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说要接受最后的结果。连加拿大也是这样。加拿大刚开始也没有说接受乳制品改革，加拿大部长都说没有改革乳制品的意愿；一年之后，日本也是这么声明的。但这都将取决于我们最终的均衡和利益平衡，同时还有考虑你的成本。每个国家都要求协定整体上必须符合其最佳利益，同时要能获得国内政治上的支持，这样才能够去执行这个协定，并保证获得国内的长期政治支持。无论是 TPP 还是 WTO 的谈判官，他们都知道要进行成功的谈判，必须确保你的贸易伙伴能够获利，并满足上述条件。这是我们谈判成功的一个条件。

提问：您的报告非常好，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美两国在中国适时加入 TPP 方面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关于 TPP 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根据您的介绍和刚才的回答，我们感觉到您整个的理解是说，中国对于 TPP 的加入可能最明智的决策是在 TPP 初期决定签署以后，适时加入，好像没有第二个方案。但是中国在加入 WTO 的过程当中，我

们当初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经历使得中国在加入 TPP 的时候，可能会更谨慎。长话短说，我想知道美国方面是不是有这方面研究，中国适时加入 TPP 对于美国的福利增加，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中国因为要价太高，不能够或者延迟加入 TPP，对于美方收入的损失、福利的损失会有多大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TPP 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可能的影响。这种争论很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它的决定因素是不是主要由 TPP 将来协定的质量来保证？是否真的会像前总统布什和奥巴马总统说的那样，是一个“21 世纪的高质量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将有一个促进作用？如果有很多政策上敏感的领域没有被包括在内，变成低水平的决议，是不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侵蚀会更大呢？谢谢。我是商务部世贸司邵长峰。

Jeff Schott：谢谢您的问题。我将尝试着给您澄清一下我的看法，但不是美国政府的看法或立场。实际上也许再过几年，美国政府都不会想这么多。首先，您说得对，我认为中国加入 TPP 不是一个短期决策，这个我们都知道。对这个问题，美国现在不会说：“是的，我们希望中国加入”，或者说“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中美通过在 TPP 中进行合作，确实会有共同的利益。几年前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浮出水面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已经有更强的意愿去参与国际贸易协定和安排，这为中美之间更多地互动提供了可能性。但从时间上看，在 TPP 可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还有众多不确定因素。即使 TPP 谈判完成了，还要考虑 TPP 什么时候能接收新成员，有什么加入条款？是进行

第二阶段的谈判，还是通过零碎的谈判让成员加入？这会影响到中美从 TPP 的受益程度。我们现在很难分析出究竟会有哪些利益。

我在第 12 张幻灯片里有一个表格，就是中国和 TPP 的那张表。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的话，第一行就是 TPP12 国，就是现有的 12 个成员国；这是列出的对中国的影响；这是负影响，但是很小。第二行，如果 TPP 扩大了，中国不加入，这时影响就会很大，但也可能不会那么大。最后是亚太自贸区混合的情况，并将它与中美自贸区进行一个比较；亚太自贸区（FTAAP-hybrid）主要是指 APEC 国家，如果把 TPP16 国和中国加到一起的话，其他国家就不太重要了。通过对 TPP16 和亚太自贸区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将有巨大的差别。在贸易和出口方面，如果中国加入一个包含美国的高标准自贸区，这种差距可能通过双边的自贸区，或者更广泛的多边自贸区来弥合。至于更具针对性的经济分析，我想在未来几个月就会进行。随着中美两国开始进行磋商，您的问题会得到更加直接地解答。现在进行的粗略预计是：如果彼此之间能够有更为自由的贸易往来的话，中国和美国都会有很大的收益。

提问：数字是代表所有成员国总体的收益，还是只是中国？这个数字很大。如果中国加入的话，美国的收益会是怎样的？这是我问题的关键部分。

Jeff Schott：数字是代表中国的收益。我对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你需要读我的书才能找到答案，这个书现在已经在日本出版了。我可以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明这一点，你可以通过这个

大的数字，这个亚太自贸区混合的数字，进行基本的推测。事实上，如果中国参与的话，美国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不可否认，相比政治条款，经济条款的谈判可能要更难一些。我们必须建立起互信，才能从政治上进一步推动谈判，进而在经济上使双方都获益，对中美两国都是如此，这是其一。那么，加入谈判的额外成本又是什么呢？上世纪 90 年代晚期 WTO 谈判结束时，中国就拥有非常巨大、广泛的需求，需要做出很多安排。你必须承认这一点。尽管当时需求的数字看起来非常大，但是中国通过加入 WTO，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关于贸易政策的一个隐含情况是：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可能不会从新的海外机会中获得很大的收益，而是通过承诺改变自身政策获得更大收益。这是大部分经济组织和规则产生的原因。当然，除了从海外获得收益，这些经济组织都需要获得政治上和政策上的支持，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收益。中国通过参与 WTO 的众多谈判，获得了想要获得的，通过参与 WTO 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如果加入 TPP 会有什么额外成本呢？在 TPP 第二轮谈判中，有可能会提出一些在某些领域的额外条款。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求一些类似越南那样的执行调整，那很可能会遭到拒绝。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越南确实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小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所以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谈执行调整时，情况会完全不同。这并不是说不能要求执行调整的收益，只是不管怎样，会和越南不同。

第二，TPP 会如何影响多边机制呢？实际上，当前多边机

制的发展和运行情况并不太好。如果巴黎谈判无法提供阶段性的协议，鼓励一些国家在多边谈判中进行更多投资，我想您的问题就没有太大价值了，因为很多国家不会去日内瓦进行更多的谈判。这是对多边机制的巨大损害。当前，TPP、RCEP、跨太平洋协议都被认为是备选方案（Plan B），很多人依然在致力于推动多哈回合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可以给您分析下 WTO 的问题，但这会是一个非常糟糕诊断结果。简单地说，WTO 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既缺乏政治意愿，还有自我矛盾的规则、技术性障碍，这些都阻碍了多哈回合。同时有些国家的保护政策也有问题，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在毒害这个系统。有的国家在不断拖延，因为不想去执行贸易的改革；有的是心理方面的恐慌，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继续进行的改革。许多国家很害怕在现在就参与国际竞争，他们必须先进行改革，提升自身能力以后才能参与竞争。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虽然不是 WTO 的官员们正在探讨的问题，但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上述四种表现基本上就可以涵盖多哈回合遇到的所有问题。除非这个谈判的范围、战略性执行原则有所改变，否则这个分析结论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 TPP 和其他大的区域协议产生的背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多边谈判。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先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巴黎谈判，再推动国际服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等的谈判。这比 WTO 谈判日程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多哈回合，可以叫“多哈回合+”，但这不会容许存在太多的雄心和均衡，而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有可能通过巴厘岛谈判重启。计划 B 是先推进大区协议，再引回日内瓦谈判中。这要求

我们有一些战略性的规划。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美国、欧盟都还没有这样做。但是，随着 TPP、RCEP 等不断向前推动，这个事情也会向前推进。因为各国都有共同的意愿，希望在日内瓦重启多边谈判。这就是我给您的简略回答。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沙龙讨论就到这里。今天我们已经延长了时间。谢谢大家！